

溟丙



溟社叢刊第三輯

1959

溟 嘬 丙 稿

溟社叢書第三輯



1960

溟社撰述部出版

目 次

顧 文

高雄左營春秋御閣	何松葉	一
擬樊川長安六首	李廷輝	一
三十感懷二首	莫蔭祝	四
魏武帝遺詔	黃秋	四
賀新郎	梁成昌	五
綺羅香	黃秋	五
高陽臺	李廷輝	六
初歸國門	何松葉	六
碧潭二首	莫蔭祝	七
重遊升旗山	馮雅宜	八
踏莎行	莫澄煊	八
遊阿里山	何松葉	九
南鄉子	黃秋	一〇
喜遷鶯	莫蔭祝	一一
偶成	馮蕙貞	一一
揚州慢	梁成昌	一二
閨中秋失眠有感	莫蔭祝	一二
飛臺途中有感	莫蔭祝	一三
河畔	馮蕙貞	一三

除夜有懷.....侯仲夢.....八

重遊升旗山.....馮雅宜.....八

踏莎行.....莫澄煊.....八

遊阿里山.....何松葉.....九

南鄉子.....黃秋.....一〇

喜遷鶯.....莫蔭祝.....一一

偶成.....馮蕙貞.....一一

揚州慢.....梁成昌.....一二

閨中秋失眠有感.....莫蔭祝.....一二

飛臺途中有感.....莫蔭祝.....一三

河畔.....馮蕙貞.....一三

一萼紅	陳曼英	一三
無題五首	李廷輝	一四
太平湖歌	陳季	一五
阿里山行	莫蔭祝	一八
秋訊	何松葉	一九
台北之冬	何松葉	一〇
登橫城山	侯仲夢	一〇
冬夜吟	何松葉	一一〇
春暮	黃秋	一二
浣溪紗	蔡瑞霞	一一
戲贈三首	何松葉	一一
感懷	侯仲夢	一二
偶成	梁成昌	一三

清明偶見	莫蔭祝	一三
憶江南	何松葉	一三
憶王孫	何松葉	一四
遊金馬崙三首	潘其煒	一四
雜詩	馮慧貞	一五
賦別	馮慧貞	一五
幕後六首	李廷輝	一六
學琵琶	黃秋	一七
永遇樂	黃秋	一七
賀新郎	馮慧貞	一八
小詩	侯仲夢	一九
憶亡友	陳章銀	一九
讀吳文英鶯啼序	馮慧貞	一九

有感	程萬鵬	三〇
浪淘沙	余秀斌	三〇
齊天樂	陳季	三一
夕宿檳島	侯仲夢	三一
戊戌除夕與同學夜飲	高桂流	三二
晚眺	侯仲夢	三三
吟稿四首	陳季	三三
瀟湘夜雨	黃秋	三四
瀟江紅	侯滿生	三五
憶江南	張金花	三六
荒潭	李淑娟	三六
鎖窗寒	黃秋	三六
浪淘沙	張金花	三七

書懷 馮慧貞 三七

溟社偶集 黃秋 三八

舊懷十二首 陳季 三八

如夢令 黃秋 四二

金壇雜擬十四首 陳季 四二

星港偶拈二絕 梁成昌 四六

陽明山二絕 梁成昌 四七

譯詩

序文	張明科	四八
風	張明科譯	五〇
麻醉	張明科	五一

古文今譯

書牘

陳季……九四

李廷輝……九五

黃松齡……九六

黃松齡……九七

黃松齡……九八

蔡瑞霞……一〇〇

李廷輝……一〇一

蔡瑞霞……一〇二

周玉華……一〇四

呂碧城傳……一〇六

李廷輝……一〇六

賈誼服鳥賦語譯……高桂流等合譯……五三

雜選

梅……朱玉容……六四

齊物論論析……黃秋……六六

日月潭之遊……莫蔭祝……七九

遺簪恨憶二篇序分……陳季……八八

呂碧城傳……陳季……九〇

溟 嘻 丙 稿

溟社叢刊第三輯

詩詞彙存丙

高雄左營春秋御閣

何松葉

雙閣銜山立翠湖。曲闌雕玉巧難摹。
春風陣陣荷香散。柳舞裙飄入畫圖。

擬樊川長安六首

李廷輝

雄視羣南氣若獅。此關天下最稱奇。
西凌印緬通歐海。東指扶桑控美夷。
上比大唐兼暹越。下鄰廣澳帶婆尼。
由來喉舌俱名鎮。一島皇皇

百海司。

(三)

百四年前漠漠荒。於今宇內竟無雙。萬舵排氣如雲密。千翼飛聲似
鼓張。貨擁街衢隨處市。店堆牌匾每家商。自從米輶來帆舶。開利流資
氣運昌。

(三)

蒼鷹一擊八紘驚。五海中分屬上京。南斬黑黎開兩陸。東凌黃族掃
羣瀛。三軍屯駐臨獅島。百將龍盤據虎城。剖判以來曾未有。兩洋門戶
固縱橫。

(四)

君子彬彬萊佛士。開疆闢土到溟南。江山原屬一人事。龍座居然兩

虎眈。狡猾素稱捭闔術。愚蒙最歎土曾貪。鶻蚌相持觀者利。至今青史不勝慚。

(五)

皇軍如蟻竟南侵。東亞同榮見賊心。明治當年圖大計。昭和今日倍驕淫。雄關兩月如瓶破。壯士三師似蟹擒。從此米旗如落日。淒涼海狗命消沉。

(六)

光復原非芻狗事。虎狼來去總難生。蟄弧處處傳佳訊。解放方方布好聲。霹靂晴天驅白日。幾年愁雨墜金城。本言今後含哺日。豈料人間尙未平。

三十感懷二首

莫蔭祝

一覺黃粱夢。浮生已卅秋。北南萍跡遍。榮辱水波流。忘食其中樂。非時未可求。赤心猶似昨。堪愛亦堪愁。

(二)

螻蟻任相騷。守真我自操。山泉流水淨。巖岫白雲高。富貴終蒼狗。簞瓢亦餧饕。閒情舒卷讀。魂夢武陵桃。

魏武帝遺詔

黃秋

倒日迴天武嗣光。武王不擬擬文王。西陵英氣唏噓短。銅雀餘香眷戀長。妃嬪殷憂留履組。子孫違命散衣裳。一坯塵土千秋業。留付文人

諷且傷。

賀新郎

機中

梁成昌

背負青天去。算幾番敲棋讀畫，買歌聽舞。碧海茫茫烟波濶，老子
婆娑飛渡。正夜半鬢風鬢霧。天上人間誰作伴，但回頭呼酒雲中侶。情
一諾，君休負。

英雄羌管英雄譜。看誰人工夫了得，破今尋古。休
說聰明能誤我，生怕聰明我誤。待十載窮溟振羽。洗淨河山頻指點，似
這般佳麗無塵土。凌比翼，歲華與。

綺羅香

重陽

黃秋

零雨耕烟，淒風掩戶，魂困水天遙遠。才過中元，重九又嗟波電。
算多事，未負東籬，半開菊，冷香唸徧。莫淹纏，一寸芳馨，抵他一寸

肝腸斷。蕉心幽緒待展。自嘆才華渾滅，歡懷都倦。富貴神存，肯把黃金輕賤。孔融樽，花月弦歌，更一任，蒼雲舒捲。莫重翻，篋底塵箋，夢痕繁淚眼。

高陽臺

李廷輝

細雨溟濛，曉寒難耐，遠鐘夢醒更殘。萬里柔情，佩環今夜初還。
臨風猶記春波暖，對春波，別易期難。記當年，一片冰心，二十朱顏。

書生意氣悲如許，悵湘絃絕響，舊曲重彈。似水年華，風懷老卻潘安。多情容易增傷感，悔當初，苦不緣惺。恁搘磨，長恨宵宵，涕淚潸潛。

初歸國門

何松葉

廿載南邦寄客心。時繁家國碧春深。身無玄鳥輕飛翼。情續江邨牧笛音。最喜良機歸故里。更逢秋末氣蕭森。松青柏綠芙蓉艷。詩思牽連起雅吟。

碧潭二首

莫蔭祝

巒中潭水水中天。劍壁刀崖削岸懸。老綠新紅依榭舞。長堤曲徑繞山眠。衣光鬢影船橋路。鳥語花香石竹邊。此日呼朋應盡醉。莫愁玄武在樽前。

(二)

春降碧潭春滿川。紅桃艷李鬥嬋娟。輕搖鶯槳嬌無力。細喘酡顏態更妍。船載歌聲橋載笑。嗔堪喜愛謔堪憐。因緣邂逅旋分手。悵對春風

戲綠漣。

除夜有懷

侯仲夢

雞鳴欲曙天。除夜本難眠。月落即明日。花嬌勝去年。蛟騰奮溟海。鳥倦宿林泉。自愛人間世。蓬萊豈有仙。

重遊升旗山

馮稚宜

同遊宿峻峯。晨起岫烟濃。月夜今如故。伊人不再逢。

踏莎行

日月潭之暮

莫澄煊

暮色闌珊，砧聲緩切。殘陽半掩波光折。渡頭人杳水淙淙，秋山落

木燈明滅。霧靄重重，相思漫說。年華荏苒音塵缺。憑欄悵望綠蘋洲，一潭烟草遮陵闕。

遊阿里山

何松葉

臺灣名勝阿里山。拔海三千難攀摶。萬夫築成小軌道。鋼龍飛空一日還。峰迴路轉彎復彎。越嶺跨谷步履艱。濛濛春雨結蜃氣。髡髯乘龍雲海間。漸行漸高重覺寒。扭轉初夏爲秋殘。樹木亦非尋常見。冬青蒼松多翠杉。山行到此還有山。放眼無限層巖巒。另此稍平出小鎮。茅茨土階供盤桓。久聞奇樹三代木。如今始信眼多福。前代臥土已千年。三代猶藏二代腹。生而復死死復生。信是靈山見仙蹟。更有神木三千歲。萬劫餘生傲庶類。本高千尺百十圍。老幹嫩枝同拔翠。獨立寒風凌凍

霜。萬古長春山之瑞。暮色慘淡雲氣變。時封山徑時不見。山中美人櫻
之花。綽約紅顏霧中現。夜闌風急寒透衾。彷彿嚴冬氣蕭森。寂寞唯有
山獸嘯。風定時聞簷滴音。朝霧沖開漏日光。暖氣初傳野蘭香。別有麗
景心爲醉。恨無華筆徒周章。人入深山似憑欄。心情湧洞覺大觀。漫說
玉山舊時雪。千年古木渺人寰。難棄塵緣重落山。依依回首興闌珊。今
朝一別信難會。留與魂夢勞控搏。

南鄉子

黃 秋

碧海結雲樓。繡徑黃花點點秋。薄暮倚扉遐望久，悠悠。皎潔涼蟾
伴斗牛。空自羨巢由。世累繁懷恨未休。夜夜誰家金縷曲，風流。
何似囊螢秉燭遊。

喜遷鶯

松葉屢接姊氏自臺灣師大來信，亟言彼地文物風華，頻促回臺升學。

莫薩祝

小樓吹雨。聽萬里倦程，呢喃私語。雜樹花生，羣鶯飛亂，領略春韶無數。心意白雲輕載，魂夢屏山深處。武陵近，惹天涯遊子，尋芳幽緒。羈旅。曾幾番，繁夢故園，踏遍章臺路。未減童心，竟償素願，潘鬢不教空負。紅葉密，期初約，西風殷望重度。待晴日，便輕舟訪戴，琴堂相敍。

偶成

馮慧貞

一年倏又盡。德業苦蹉跎。孤影慚清夜。程途更幾何。

揚州慢

我師大南返，松齡墨大北歸，邂逅星洲，人事如舊，賦此以志興奮。

梁成昌

霧靄橫空，繁燈炫目，銷魂共此新晴。爾南溟乍擊，我北國初程。
恨吹盡人間歡笑，舞台幻影，似水柔情。喜春明一霎朝暾，談笑獅城。
江山瑰麗，抹微雨更覺輕盈。倩鐵板銅琶，詞人騷客，躍馬長征。
無可奈何春在，余與爾總是書生。正香車載酒，高樓斜倚簫笙。

閏中秋失眠有感

莫陵祝

夜靜無眠兩地身。依然月色倍傷神。梧桐細雨金風急。河漢清流玉
漏頻。陶令遠離歸未得。素娥深鎖恨長新。可憐遙隔重洋外。南國幽閨
有怨人。

飛臺途中有感

莫蔭祝

河山萬里濶。天水一泓長。此日乘風去。歸時鬢或霜。

河畔

馮慧貞

此地去年曾賦別。青山綠水遠難知。多情牋有隣邊客。一片冰心夜
夜思。

一萼紅

陳曼英

漸黃昏，又橫飄細雨，天氣轉清幽。春字遍題，元宵才過，時序去
去難留。彩虹乍懸添異色，正一霎，羽潤鳥聲啾。摹帖調弦，平生勝

事、更復何求。曾記蘭車相約，過川流廣道，情意悠悠。對奕神迷，沈冰渴解，歡樂絮語難休。歸來晚占晴話雨，記長浦、青草有眠牛。凝望鋪金夕陽，笑語橋頭。

無題五首

李廷輝

四載重洋濶。頻年入夢懷。德衰方約禁。未易釋驚猜。

(一)

書札相思字。生辰片鳳凰。眞如情劇語。信者亦荒唐。

(三)

人前多檢點。背後只天知。洵美來多士。夜遊過子時。

(四)

琉璃身七尺。墮入世間緣。竟爾婚姻結。此心堪憫憐。

(五)

今我生猶死。年光憤裏過。百千智慧劍。無處斬纏魔。

太平湖歌

陳季

今年三月兩遊湖，前遊一車今兩車，遊侶半新仍半舊，娥眉者會多
新姝。領車前馳漸不見，後車舒緩奔而殿，夢澤同趣課後先，細樂纖歌
聞繡幃。關梁雖禁易通行，瘦兵揮手心徒羨，稍緩飛輪復逐塵，翠光旖
旎湖山現。湖東頗憶紫花陰，玉指曾彈八線琴，杜郎重到吟青子，繁英
落盡湖水深。停車共上湖堤路，連綿古幹榕絲舞，柔條未碍楚宮腰，軟

草欲留吳苑步。或同攜手或相隨，顧盼談劇來春風，興會第一張公子，穿插羣屐矯遊龍。湖畔羅裙飄幾幅，湖心雲水清如滌，湖光十里不勝收，幾度傳呼金蜜勒^一。鰲鴻一瞥影難追，琳瑯告竭情蕭索，誰爲馳車市義來，同遊不答無行色。樂極誰甘暫離羣，況復清歌笑語新，我固樂山誰樂水，智者不動仁者仁。朱家自昔稱豪俠，接葉排雲風習習，杯酒未冷功告成，琳琅作俘獻三輯。影藝譬如操解刀，技成滿志躊躇立。南國無冬水不寒，先知莫詬鬚翁鴨，射的更如養叔弓，機撥聯羣聲甲甲。誰蔭楊條出妙歌，柔絃腰娘奏雲和，此曲只應天上有，此畫應從鏡裏過。心頭留取金色夢^二，擅歌小夜梅氏娥^三，名師似是陳夫子，歌會詞意殊足多。灌木來禽落不逝，花樹停啄側睥睨，豈效魚沉艷美容，賞音古魄疑今稅。聲巍巍乎志高山，聲洋洋乎志流水，今人不復重知音，現代何須讀古史。雖然破敵有軍歌，晉色橙黃^四盈眾耳，有時唯物亦唯心，晉

樂之道本如此。曲盡絃停鳥始飛，令人嗟誇情無已，湖西相喚浴乎沂，飄飄點爾瑟鏗希。危臺擲水羣鳧戲，中有摩登楊貴妃，眾樂獨樂孰樂樂，健美曝烈遷凝脂。涼風罷浴池水平，水瀑傍流嗚咽聲，恨入遺簪湖影寂，高雲不動天日晶。登車則憶陳卓子，臨水長懷廖啓明，舊社松楸禮魂遠，遮護南翻飛窮溟。我心若鯁眾無語，日斜人影長於樹，曉發東暾既墜西，共道不如賦歸去。湖山回首暗丹霞，四野牛羊途路賒，歸來一夜夢魂麗，鞋中留有湖邊沙。

註：（一）金蜜勒Camera 球琳 Film.。

（二）心頭留取金色夢“Like A Golden Dream in my Heart.”。

（三）小夜“Toseli's Serenade”。

（四）晉色橙黃——調色表：紅色與黃色調合成橙黃。

阿里山行

莫蔭祝

海外蓬萊有仙山，聳然矗立雲海間。南北綿亘數千里，龍蟠虎踞青峯環。靄氣紛郁寒侵骨，野徑迂迴步履艱。瑞獸潛居靈禽集，民生古樸意自閒。婆娑舞鶴遙翠谷，徘徊飛雁迷鄉關。日暮猿哀響深峽，午夜泉韻聲潺湲。一山兼具四帶樹（註），節運常綠春意暄。雜花爭妍香不絕，紅紫交輝炫夕曛。修竹瀟灑傲風雨，高節排雲嶠而頑。大杉挺谷繞烟霧，虎爪虬身雄莫攀。古松帶月凌霜雹，蟠根頂蓋如龍蟠。苦柏勁節鬥積雪，虬姿鶴骨盤檀礬。中有一檜壽三千，山靈呵護享瑞年。節馭蒼苔遺世立，如石梗直貞且堅。百人合圍高千尺，根擎地軸枝參天。臨風不稍動細幹，恐驚星斗沉深淵。號稱山主尊神木，擎天大柱獨占先。更有

一木世無匹，歷盡滄桑古齡傳。一代枯殘一代繼，三代代謝斷復連。壯
觀奇偉曜旭日，羣峯半醒雲擁眠。一輪紅鏡破惺曠，咸池出浴霞彩鮮；
瞬息峯巒相消失，漱灑雲海湧足前。洶湧澎湃接天際，靜寂無聲沒蒼
顛。靈秀聚蓄呈靄瑞，山中景物殊超然。身處靈境滌塵俗，物外逍遙登
列仙。

註：四帶熱帶、亞熱帶、溫帶、寒帶。

秋訊

何松葉

本住南邦未識秋。四時皆夏爲詩愁。久思楓葉經霜節。乍賞殘陽染
血週。青柳傷時初褪色。寒風知兆漸無憂。離人反作相思信。細寫緘封
付遠郵。

台北之冬

何松葉

前簷燕雀空。臘月北風隆。兒頰胭脂斃。行人脊背弓。細梅初破
艷。白雪未稱雄。只降高山頂。寒流萬里通。

登檳城山

侯仲夢

寂寞黃昏陟翠微。高空迷望雨霏霏。舳艤碧海風濤拍。池苑紅樓鳥
革飛。范蠡五湖舟已逝。陶潛三徑菊還歸。衷猶蝶夢春韶晚。悒鬱予心
熱淚揮。

冬夜吟

何松葉

冬宵寒氣重。被冷不成眠。帳轉懷鄉疾。潺湲暗淚漣。平生寧志
弱。至此自情牽。可信驟人賦。纏綿復熬煎。

春暮

黃秋

一點櫓花減卻春。悽人庭樹怨東風。鳥啼不住黃昏好。好賦殷勤墨
已濃。

浣溪紗

憶亡婦

蔡瑞霞

獨自扶欄淚欲傾。花開花落兩無憑。膏肓一病藥無靈。
撒手塵寰今八載，情深手足恨加增。九原何日訴衷情。

戲贈三首

何松葉

涓涓流水逝如斯。春去春來暗不知。唯覺學成經六載。迢迢長路慣

驅馳。

(二)

桂芳濃郁激春風。蓮蓋田田映水中。秀態美姿雖盡意。猶須借助賦篇功。

(三)

冰肌玉骨艷羣中。恰似蓮香十里風。自古女兒多麗質。寄懷詩賦意無窮。

感懷

旅檳歸來，樂極生悲，
煢煢孤影，萬感交集。

侯仲夢

隋隄芳草正萋萋。接葉藤蘿倦鳥棲。薄暮影孤人獨立。輕寒聲斷意

重違。顧懷歸路傷遙遠。顛悴斯人御雨霓。溫夢五年堪淚涕。巴山誰話
錦城西。

偶成

村校兼課午班，雨天輟學；宿舍與校遙，余固不忍，披村人蓑衣，冒雨往，途人大笑，偶成一絕。 梁成昌

赤心爲赤子。那怕傾盆雨。披笠人笑痴。先生自容與。

清明偶見

莫蔭初

淒風淒雨近清明。漫步郊原事物更。自是南邦輕孝道。濃粧艷服笑
登瑩。

憶江南

五八年夏學成歸自台灣再飛臨香港上空。

何松葉

青雲上，臨望鏡波中。碧玉誰家成碎屑，散浮江海聚帆舸。夢境再

漢 嘉 丙 稿

二四

重逢。

憶王孫

登香港太平山

何松葉

纜車蜿蜒太平昇。漸覺風寒天更晴。花艷草芳聞鳥聲。倚窗櫺。下望紅塵多血腥。

遊金馬崙三首

潘其輝

盤旋而上翠巒賓。遠陟高原覓道因。可異幽深塵境外。濁脂濃粉似遊漆。

(二)

漸上旋坡地更斜。迴峯開處遍茶花。仙姿瀟灑臨雲岫。遠隔塵烟氣

可嘉。

(三)

尋春逐景上山郊。美酒盈樽佐野肴。興到深杯連數十。暫將茅屋駐
由巢。

雜詩

馮慧貞

隱憂寤辟困閨幃。契闊同窗看北歸。日月居諸誰導路。榮華遲暮誤
輩飛。懷情不發丁香結。含意難申贈語稀。拋卷無心悵玉枕。陸離霞彩
映歎歎。

賦別

馮慧貞

銷魂最是海棠時。南浦歸來別淚滋。西陸蟬聲仍聒耳。一簾秋月動

遐思。

醉後六首

李廷輝

一瓶真地獄。地獄有天堂。鬱結積成習。汪洋不可量。

(一)

二毛將入鬢。苦樂半中分。色相界都破。法音充耳聞。

(三)

昔日蘇文惠。癲狂兒女間。六根真未盡。淚雨滿枯顏。

(四)

買酒消愁恨。愁心更酒纏。一刀斷未了。三世怨姻緣。

(五)

更復涕淚六年積。一朝似酒傾。酒濃摧臟腑。淚淡似人生。

(六)

結網同結孽。淒涼一罪身。何年得解放。再作自由人。

學琵琶

黃秋

玉盤珠墜碎紛紛。出塞明妃意未分。婺婦怨深哀徹骨。梅花弄徹響凝芬。伯牙絃絕松風杳。白傅詩繁鐵騎聞。苦恨好音隨夢逝。借將絲竹寄蘭薰。

永遇樂

陶隱居成

黃秋

密翠窗簷，繁陰庭角，廬結人境。爽籟聲傳，車塵影絕，心遠棲三

徑。夢魂朝夕，素願欣償，惟是德馨吾詠。似婉約，揚州月色，排雲遠
來同慶。翠禽啼遍，露痕凝艷，粉蝶兜香交騁。醉月迷花，眠琴聽
雨，此樂頻中聖。賞心何許，萬千哀怨，化入斷雲烟影。只長記，江南
橘柚，歲寒共秉。

賀新郎

馮慧貞

代序春秋去。思悠悠、空覃寂寞，燕飛何處。獨立庭階愁萬點，景
物動人情緒。臨風悅殘紅春暮。盡日無聊聞太息，念同窗北渚空洄溯。
負卷帙，願追步。前程幾度夷猶誤。欲乘風海波浩蕩，愁絲紛絮。
黑墨青林知我者，有志蒼天無負。暫託意琴絃詞賦。丹青墨帖渾難事，
更勞心輾轉成千慮。真苦事，茫茫路。

小詩

侯仲夢

斗牛橫碧落。凝緒睡情侵。輾轉離憂味。靈蟾露氣深。

憶亡友

陳章銀

殘月朦朧暗玉階。蟬鳴深樹和聲譜。蓬萊縹渺無尋處。賸只遺容慰柔懷。

讀吳文英鶯啼序

馮慧貞

春愁臥疴燕歸遲。十載吳宮影事追。羈旅相思人去後。斷腸天末斷

魂時。

有感

程萬鵬

浪跡江湖春復秋。萍蹤總愧稻粱謀。失怙常吟夢我怨。依命平添令
伯愁。他日若舒鞭策志。此生應笑頓夔侯。長天明月吟情苦。山雨吹雲
黯小樓。

浪淘沙

余秀斌

無語自情牽。山水依然。相遺手足恨難傳。碧海青天成幻夢，相
聚何年。東海望無邊。暗淚漣漣。情懷萬縷滿吟箋。遙望天涯悲欲
絕，當復何言。

齊天樂

新詩爭論戲賦

陳季

吾生未算詞成就。賞音情周思柳。笛裏吟邊，梵宮繡苑，幾許韻朋
歌友。舊瓶新酒。換舊酒新瓶，涼添糟酌。命革蘭臺，無人更賦黃花
瘦。 新詩擣撥亦久。敗軍憐魯迅，光前垂後。郭老吞生，謝蠻剝
熟，壇坫馬塵牛走。思量不極。待爐灶重安，金弦和奏。莫倚西風，向
斜陽俯首。

敗軍句——魯迅集外集序言「我其實是不大喜歡造新詩」。吾所見

魯迅新詩，無可稱者；舊詩雖未登峯，尚不及郁達夫，
然尚有可誦。

郭老句——世稱郭沫若「鳳凰涅槃」，形式不出歌德浮士德窠臼，
爐中燐過事刻劄，亦未副人意。

謝嬢句——冰心詩常從古人詩句出，脫辭意，化爲語體，似此短促無味，而所作又甚多。

金弦句——提琴家 Krutze 以黃金作 G 弦，演奏 Air of G String 以鳴世。

夕宿檳島

侯仲夢

暮潮連海捲，帰灘。嫋嫋秋颺翡翠寒。皎潔月明雲影薄。蕭疏漁火夜燈殘。深愁庾子哀霜鬢。多病王郎溼素紈。夢惹雪鴻歸去後。樓臺依舊鳥聲歡。

戊戌除夕與同學夜飲

高桂流

共除舊歲釀餘錢。旣醉狂歌八酒仙（同座適八人）。年少豪情原放蕩。夜長歡語忍歸眠。樽空卽喚稚童酤。魚美頻催姊妹煎。飲罷復添爐火爇。烹茶重話古今賢。

晚眺

侯仲學

烟海紅暉抹翠微。長隄寥寂畫船稀。愁腸寸寸千燈處。回首輕鷗蕩雪歸。

吟稿四首

陳季

閨中叔度影娟娟。修到禪那第幾天。自是勞謙常自損。亦儒亦佛素心傳。

(二)

汪汪叔度來閨闥。三徑殊芳艷素秋。爲謝關懷贈芍藥。玫瑰(平)
含笑亦含愁。

(三)

十詞九酒女中豪。漱玉詞高酒興高。醉月迷花原學孟。讀書求解不
師陶。

(四)

半爲良友半爲師。梵筈琵琶樂亦滋。且按玄音入宮羽。莫牽閒恨上
秋眉。

瀟湘夜雨

玉笛飛聲，崇蘭散麝，夜闌幽雜書香。吟箋詩句倍商量。繁蝶夢，
如雲舊侶，傷歲暮，多雨殊鄉。飄裙屐，輕舟逐浪，幾度疏狂。孤
燈息影，金經勘閱，體驗滄桑。問世間兒女，多少悲涼。憐麗質，紅英
寄恨，更別有，無限淒傷。梅華弄，絃絃似訴，最是斷人腸。

滿江紅

長恨歌

侯滿生

一代妖姬，何處去，馬嵬坡下。便忍教，名花萎謝，寶釵分捨。豈
是春風恩澤盡，卻緣鐵騎騰聲怕。任芳菲時節暗香消，拋荒野。返
鶴日，愁盈把。懷舊事，相思惹。縱鴻都方士，覓釵傳話。難釋君王朝
暮想，傷心見月行宮夜。料今生，冤孽夙生纏，何時卸。

溟 嘉 丙 稿

三六

憶江南

夢

張金花

曾幾度，夢裏步長虹。下盼蒼生皆異物，萬家沉寂景矇矓。漸覺道心通。

荒潭

李淑娟

重覩荒潭使我愁。今宵無意此中休。前程多少都拋盡。辜負春風憶舊遊。

鎖窗寒

黃 秋

孤影銀燈，凝情獨聽，打窗閉雨。蕭蕭颯颯，暗灑兩三庭樹。又聲聲，吟蛩咽壁，月華今夜知何許。算誤偷靈藥，嫦娥應悔，廣寒心緒。

春去。難堪處。正物事頻更，促成今故。人情轉燭，頗覺飛花無
主。怪無端幽恨滿懷，情傷浪跡空自苦。謝狂朋，展卷風簷，洵漆膠儔
侶。

浪淘沙

酒家送別，愁緒盈胸。

張金花

寒氣逼纖身。對飲傷神。聲聲話別怕重聞。乍聽櫻花重見曲，疑夢
疑真。密雨拂簷塵。燈火繽紛。夜闌瓶罄路無人。愁緒滿懷辭酒店，懶步家園。

書懷

馮慧貞

芳艷崇朝樂可知。琴書滿案遣幽思。蓮花淨解敦頤愛。茉莉香濃杜
牧詩。漢史高談劉向傳。曉珠妙說碧城詞。恨無一管江郎筆。寫出清新

俊逸辭。

溟社偶集

黃秋

綠樹啼鳥噪。南洋秋不寒。光風弄花影。明暉曜衣裳。興會之所至。輿輪渡津梁。纖雲纖飛燕。幽溪咽村莊。不覺瞻衡宇。先傳雞黍香。怡然得所憩。琴書雜琅鏘。滿座盈笑語。旋共飛羽觴。杯盤雖草草。意氣殊洋洋。既奏關山月。又聆金玉章。令德安可仰。顧瞻何茫茫。沈吟復慷慨。樂此浥芬芳。

舊懷十二首

陳季

瑤琴昔昔喜相陪。惆悵鉶車未果來。小別甘消司馬渴。難期日日海

棠開。

(二)

誰將心血長靈根。隔世難忘雨露恩。月夕風晨嘗作伴。願將吟魄寄花魂。

(三)

靈山鬢髮舊追陪。一賦離鶯百念灰。未取涅槃無盡意。爲留軀命傳琴臺。

(四)

暗雲如夢綺樓西。徒倚蘭窗遠樹迷。雅約難諳天欲暮。瀟瀟涼雨灑河堤。

(五)

謾將功業問娥眉。試數因緣第幾支。佛說癡愚似牢獄。思量解脫亦無期。

(六)

人間天上兩無緣。宮闈庭歌任棄捐。原是六朝陳後主。欲師梁武學參禪。

(七)

小杜重來賦綠陰。綿綿綺恨未消沉。讀詩偶論還珠句。說是無心似有心。

(八)

貌烟似水隔星娥。上座傳經密意多。解說有情傳梵語。天花何事著維摩。

(九)

紅橋綺陌態娟娟。一例豐華絕可憐。卿似月明郎似水。清光相映永
相懸。

(十)

不爲密友只爲師。半是嗔時半喜時。緣債無須今日了。人天哀樂亘
相期。

(十一)

春心日日寄江湖。明月前身四海孤。莫問深恩承紫闕。本來臣罪百
當誅。

(十二)

中年滋味勝醍醐。豈爲羅敷未有夫。自是英雄好身手。百經情創體

完膚。

如夢令

殘芍藥

黃秋

抱恨擁衾和淚。休問落花何許。斗酒賦將離，縱有金杯難醉。愁
緒。愁緒。付與一江春水。

金壇雜擬

陳季

誰識蘭心透底香。斷英零瓣細商量。會心幾句閒言語。他日迴甘檄
攬檠。

(二)

微波欲逝冷香蘭。淒絕琴心未忍彈。夢短夢長勞宵結。藕絲暫作柳

絲看。

(三)

青絲鍛枕仍凝夢。綺約空留鯷墨鮮。百鍊銅成柔繞指。藕絲旋斷復旋連。

(四)

花香意密如濃笑。香到濃時態似嗔。庶士愛香兼愛色。誰能愛花愛其神。

(五)

繁香幽眷感汀蘭。心意徒傾一片丹。緣知前定思無益。恨到深時解卻難。

(六)

從來受寵只須驚。且說琴書莫說情。曾記盡歡吐幽隔。夢緣須短恨應平。

(七)

江淹有賦莫傷離。聲在音波影在帷。若是靈苗通隔世。出生入死更毋辭。

(八)

深色玫瑰(平)最似唇。卻憐洛賦禮防申。不沾苦酒冰壺玉。上國無違號與秦。

(九)

高原何處遣吟魂。綠水青山蘊淚痕。愁絕天闌倚闌闌。叩關誰爲雪沉冤。

(十)

人之愛心如笯籠。俘所愛者笯其中。笯者爲恩亦爲怨。味斯甘淚怨興戒。

(十一)

悔將苦酒錯澆花。心曲紓迴誤若耶。味苦味甜皆是味。卻輸潢漢賦匏瓜。

匏瓜。

(十二)

不隔宿漁人還泛泛。曾傳幾首杜秋興。遺情想像成於悒。洛浦伊洄恨

不勝。

(十三)

多謝溫柔百轉腸。人前人後敢披猖。蘭閨莫賦高唐雨。迢遞銀河宛七襄。

(十四)

幾年藝業豈應嗔。去住悲歡認夙因。妙舞兩番留豔跡。帷燈又見李夫人。

星港偶佔二絕

梁成昌

收拾琴書宦海中。雲衣鐵翼霸長空。還他一砵多情淚。吩咐歌筵醉

月宮。

(二)

香江自古最魂銷。夜夜笙歌拂九霄。飛舞霓虹雲海外。天津條約到今朝。

陽明山一絕

梁成昌

放歌結隊共尋春。流水流雲自在身。驚起翠禽啼碧樹。杜鵑如血更愁人。

尋幽探勝步如飛。草色粘天日影微。莫是霧鬟真怨我。不教明月伴人歸。

譯 詩

張明科

波里斯·巴士特納 (Boris Pasternak) 為一九五七年諾貝爾文學獎金得獎作品齊瓦果醫生 (Dr.Zhivago) 之作者。波里斯在一八九零年生於蘇聯，父親為名畫家，是大文豪托爾斯泰好友，托氏許多名著插圖，均出於其手；母親為名音樂家。波里斯年輕時致力音樂，繼從事文學，在莫斯科大學畢業後，第一次大戰前，曾赴歐在德讀哲學，繼赴法意遊學。因生於充滿藝術之家庭，受先天遺傳，和環境的影響，遂成為大詩人。而因諾貝爾文學獎得獎的結果，基於國際政治之矛盾，而發生無限風波，事載世界各報。

THE WIND.

Translated by Teoh Beng Khoe

This is the end of me, but you live on.

The wind, crying and complaining,

Rocks the house and the forest,

Not each pine-tree separately

But all the trees together

With the whole boundless distance,

Like the hulls of sailing ships

Riding at anchor in a bay.

It shakes them not out of mischief,

And not in aimless fury,

But to find for you, out of its grief,

The words of a lullaby.

風

張明科譯

這是我生命的結束，而你們卻繼續生存着。

風，似在呼號而這樣控訴着：

當搖撼着房屋和森林，

它不是搖動着個別的松樹，

而是搖蕩了總體的林樹，

鼓蕩到無邊無際，

恰似無數急航船隊的體壓

驟然齊碇在一個海灣中。

它恁般搖動着這些，本非出於罪行，

也不是妄發無理的怒號，

而是出於它的憂傷而爲汝覓取
催眠撫慰之歌音。

INTOXICATION.

Under the ivy-circled willow tree
We seek shelter from stormy weather,
A cape covers our shoulders
And my arms circle you.

I am mistaken. The trees of this thicket
Are circled not with ivy but with hops
So better spread the cape

Flat on the ground.

hops-intoxication.

麻醉

在薜荔纏繞着的柳樹下
我們遇到暴風雨而求蔭蔽，
一領氅衣披在肩膀上
而我的臂纏繞着你。

我錯認了。在這樹的掩蔽
纏繞着的是麻醉藤而非薜荔，
我寧願將我的氅衣
平鋪於地。

古文今譯

賈誼服鳥賦語譯

高桂流

原文

單閼之歲兮。四月孟夏。

太歲星在卯那一年，（文帝六年，歲
在丁卯）是初夏的四月，

庚子日斜兮。服集予舍。

那天正是庚子日，當太陽正西斜的時
候，有一隻服鳥飛進我屋子裏來，

止於坐隅兮。貌甚閑暇。

停止在我座位的旁邊不走，像很舒閑
的樣子。

異物來萃兮。私怪其故。

怪異的東西跑進來，我私心在納罕
着，（不知主何吉凶）

發書占之兮。識言其度。

翻開通書占算一下，依照讖語是這樣
臆度，

曰野鳥入室兮。主人將去。

牠說：野鳥飛進人家屋裏來，是主人
不久要離開的先兆。

請問于服兮。余去何之。

這樣我請問你——服鳥一聲，我若是
離開，要到那裏去呢？

吉乎告我。凶言其災。

是吉的先兆，請你告訴我，若是凶
兆，便告訴我是什麼災禍？

淹速之度。語余其期。

遲早將在什麼時候，也請一件告訴
我。

服乃嘆息。舉首奮翼。

服鳥昂起頭來，拍着翅膀在嘆氣。

口不能言。請對以聽。

我是不會說話的，我心裏是要這樣對你說：

萬物變化兮。固無休息。

澣流而遷兮。或推而還。

形氣轉續兮。變化而嬗。

而且都像水般流動着，有時給推向

前，又再給推回來。

形體和氣質，連續不停的轉變，新舊
替代，像秋蟬脫殼一樣。（重新又轉
換一個生命）

吻穆無窮兮。胡可勝言。

世上深微不盡的道理，怎能用言語來
講得明白呢！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

人遇着災害的時候，也許吉利的事
情，等候着來臨；吉利的事情，也許
隱藏着災害。

憂喜同門兮，吉凶同域。

憂愁和快樂的事情，時常聚集在一起，吉利和凶險的事情，也會同時發現。

侯滿生

彼吳强大兮。夫差以敗。

吳國當初是何等強大的國家，到了夫差便敗亡了。

越栖會稽兮。句踐霸世。

越王在會稽敗降，其後越王句踐反亡吳稱霸。

斯遊遂成兮。卒被五刑。

李斯遊說秦王，成功了很大的事業，結果，歷受種種苦刑而死。

傅說胥霏兮。迺相武丁。

傅說是一個受罰作苦工的罪犯，反當了武丁的宰相。

夫禍之與福兮。何異糾纏。

照這樣看來，禍害和幸福兩件事。與繩索絞合難解一樣，更有什麼分別呢！

侯仲夢

命不可說兮。孰知其極。

命運這樣東西，是很難說的，誰能追討它的究竟？

水激則旱（悍）兮。矢激則遠。

水是柔弱的，用力迫激它，反而兇悍，矢是剛強的，用力迫激它，便順着遠方飛去。

萬物迴薄兮。振盪相轉。

世界萬種事物，時時在相迫相推，打着圈子振動團轉。

雲蒸雨降兮糾錯相紛。

像天空雲氣蒸發，雨水就降落在地上，事情便是這般複雜牽連。

大鈞播物兮。块北無垠。

大造物主播散它所造的事物，是廣闊到無窮無盡的。

天不可預慮兮。道不可預謀。

天機是不能預先測慮的啊！道理不能先加謀劃。

遲速有命兮。焉識其時。

事態變幻的快慢，是由命運掌管的，怎能預先知道它的時候呢！

張西琴

且夫天地爲爐兮。造化爲工。

我們暫且把天地當作一個大鎔爐罷！把造物主的大自然當作工人。

陰陽爲炭兮。萬物爲銅。

把陰陽寒暑，當作炭的熱力，把世界一切物事，當作製造的原料——銅。

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

這些原料合成甚麼形體，分散作甚麼東西，那裏有一定的規則呢！

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

忽然爲人兮。何足控搏。

化爲異物兮。又何足患。

造物者忽然把你造成了人類，無須愛惜，苦苦地保持你的生命。

縱使化作甚麼東西，也不值得悲哀愁苦呀！

小智自私兮。賤彼貴我。

智識淺薄的人們，總是自私的，看見他人都是卑賤，而自己卻很高貴。通達的人眼光量度都很遠大，遇到甚麼事物，沒有不能容受的。

馮瑞貞

貪夫殉財兮。烈士殉名。

貪利的人，甘願爲錢財死，而英雄烈士，甘願爲名節喪生。

夸者死權兮。品庶每生。

好虛名的人們，爲爭權勢而死，而平凡的人們，只知愛惜生命。

忧迫之徒兮。或趣西東。

畏懼貧窮，擔心衣食的傢伙，終身東奔西走。

大人不曲兮。意變齊同。

偉大的人物，從不跑彎曲的路，立意和變化，都和天地的大道理看齊。

愚士繫俗兮。窘若拘囚。

黃寶玲

一般愚笨的人士，爲着生活被世俗的習慣所纏綿，看他窘急的樣子，像囚犯般，受拘束而不自由。

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

通達大道的人們，能夠遺忘外物，（當它不足輕重）獨能與大自然的道理，互相存在。

眾人惑惑兮。好惡積億。

大多數的人們，整天爲物慾而惑亂，以致愛好的、憎惡的、堆積心上，萬億無窮。

真人恬漠兮。獨與道息。

明天道的人，很安靜淡薄的生活着沒有世俗的掛慮，所以能自己與大道一樣行止。

馮美珍

釋智遺形兮。超然自喪。

放下了機智，將形體遺忘了，這樣可以跳出物外，譬如喪失了自身一樣。

寥廓忽荒兮。與道翱翔。

乘流則逝兮。得坻則止。

縱軀委命兮。不私與己。

地濶天空，無憂無慮的，跟着大道自由自在的來去。

順着水流的時候，便隨它消逝罷！如界遇到陸地的話，就乘勢停止。

把整個身體放縱開去，把生命委託於大自然，不要把它們當作自己所有。

劉典華

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

人活着正像漂浮在水面，死了，就如在休息一般。

澹乎若深泉之靜。
泛乎若不繫之舟。

清淡得像深深的泉水這麼寂靜。
在世界上自由浮泛着，像沒有縛着的小舟。

不以生故自寶兮，養空而浮。

並不因為得到生命的原故，而自以為
寶貴，養生命在虛空中，任它浮遊。

德人無累。知命不憂。

一個大德行的人，是沒有任何憂思，
牽累他的心，一個知天命的人，永遠
不會憂慮任何的事故。

細故蒂芥。何足以疑。

對這樣些微像梗刺般的小事，（鳥兒
飛到座上來）又那裏便值得疑神疑鬼
般憂慮呢！

服鳥賦序

馮添

賈誼做長沙王太傅，有三年的時候，一隻服鳥，飛入賈誼的屋裏，
停止在座位的一角。服恰似貓頭鷹，是被認為不祥的鳥兒。賈誼已是被
降低官級，派到長沙去；長沙的地方，低窪潮溼。賈誼傷心，想到住在
那裏，壽命是不長的，因作這篇賦，安慰自己。

雜選

梅

有學生離溟社多年，一旦忽來，獻手製膠織梅花，悵惘忸怩，形神俱瘁。余悲其遇，玉容知其事，爲寫此篇。

陳季記

朱玉容

她懷着一顆破碎的心，站在那陰暗的走廊裏，沉思着。慢慢地，不覺地她的靈魂已到了那房門邊；「進去罷，他必在裏邊！」只動了一動，它便苦笑的退出來，迷茫地走到她從前坐過的位子上，輕輕地撫着那熟悉的桌沿，麻木的心靈底傷口一陣隱痛……。

「唏唏、索索」一陣拖鞋聲，「來了！」靈魂緊張地回到她身上；

果然，他像以前一樣，慢慢踱出來了。她痙攣的神經直抖。「先生！」
「哦，是你！」她默默地把兩枝手織的梅花交給他，便奔出街上，舊的
傷口又裂開了，血滴在她心裏、眼裏，瘋狂般飛回去。

過去的一幕，時常刺激得她心靈淌血——在人生的艱巨、錯綜的路上，她絆了一交摔得太重了，她從此爬不起來了。每當她想從頭做起，起了新開始時，時間便刻毒的申斥她、嘲笑她，那可憐的心又在淌血了。離開學習的崗位是多麼容易，但想回到崗位上去卻是那麼困難啊！在一陣無意識的大笑後面，竟掩藏着這麼可怕的痛苦，這是她夢想不到的。離開那寶貴的而她卻不知道的寶貴的崗位，她陷在一個有帷幕的美麗的陷阱裏，等到她看清楚是個陷阱時，她已經被時間縛到痛苦上，她想跳出來，回到崗位上，但羞愧卻毫不客氣的撕下她那企圖忘記的、已

經麻木的瘡痕，於是，她的淒涼的心又淌血了。

她讓這些痛苦的血滴起來，幾年來，它成了一朵梅，一朵有血腥的、殘酷的時間和悔恨使刺傷的心所流的血滴成的梅。她懷念那從前的一幕——那可貴的，永不回頭的一幕，但它們都被她的心流的血染紅。永遠不能脫去的紅！

齊物論論析

本篇為陳先生在溟社夜課時講授，約半月終篇後，將全篇分段論析，因記之。

黃秋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

從南郭子綦隱几喪偶，指出精神軀殼判然二事，精神為軀殼之偶；「吾」謂軀殼，「我」謂精神。

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

從三籟引出發聲（一）人籟（二）地籟（三）天籟

子綦曰：夫大塊噫氣……不聞之寥寥乎。

舉出風，風作於自然。

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園之竅穴……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

大木：大木竅穴之不同——方、圓、大、小、長、短、深、淺。

發聲之不同——激、謫、叱、吸、叫、譴、笑、咬。

風：風之不同——冷風、飄風、厲風。

使之鳴者，自然之風，風本無心。感而鳴者，不同之穴。以不同之穴，發不同之聲，則仍因穴不同而自取，怒號非風，物皆自取，風過則虛。

應下文本無是非，是非自取。

子游曰：地籟則眾竅是已。

結地籟。大木竅穴不同，及發聲不同。

人籟則比竹是已。

結人籟。人籟是賓，略而不述。

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耶。

天風本無心，吹萬竅而不同，而至是非紛糅。以上大前題既明，以下暢齊物論所欲言。

大知閒閑，小知閒閒……喜怒哀樂，慮歎變慙，姚佚啓態。人則不然，有心有口。大知、小知、由心生，大言、小言、從口出，言

由心出。重在日以心門，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於是喜怒哀樂，情態百出，引出是非主題，是非卽物論。

樂出虛，蒸成菌……其有真君存焉。

暫置前論，特先轉出真宰。樂出虛，蒸成菌，都從「無」來，日夜相代，不知所萌，旦暮得此所由生。物如是，人如是，知識所由來，生命非自我所主，一切一切被動而生，被動而死，則必有大自然之真宰存焉。非自然生我，則無此我，非我取生，則生無受者。我與真宰，最相接近，則亦真宰之一部份。

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而人亦有不亡者乎？

賦形必死，真君不變，言之慨然。

夫隨其成心而師之……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

人無智愚，必有成見，自成其理。

夫言非吹也……則莫若以明。

從有成見之言，演出轂音，乃成三音：

(一) 天籟之音——無知之音。

(二) 轂音——有知而無是非之音。

(三) 成見之音——純是非之音。

夫言非吹也，吹，謂天籟之風。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互相是非，實無是非，易地皆然，泯沒是非，是爲道樞。

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莫若以明。

道樞卽環中，圓之中心，各半徑相等。墨經謂：圓一中同長也。凡理論皆各適所宜，本無長短軒輊，此論道樞，爲最精闢之義。

以指喻指之非指……恢恠懦怪，道通爲一。

引名家公孫龍「白馬非馬」「指非指」意，證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物本無名，道通爲一，萬物並育，諸說並存，美惡相對，大小相形。「名」謂無是非，則物論齊一。

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適得而幾已，因是已。

大自然之道，著於物性，如化合方式，於此爲成，於彼爲毀。物質本無增減，成毀只是形質代易，終通爲一。形質成毀變化，本無是非，任其自然，各得其所適，則物皆齊一。

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是之謂兩行。

狙公賦芻，朝四暮三，朝三暮四，本同爲七，而喜怒不同；人性與狙同，狙公本無損，同爲七芻，故因其喜，任其愚，而不觸逢其怒，以喻

聖人知道之爲一，而無是非，亦任人性而不逢其怒，返照「怒之者誰耶」，庸人自擾耳。此節補充「因、是已。」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故昭氏之不鼓琴也。

夫道之初：

(一) 未嘗有物；

(二) 虽有物而未有封域；

(三) 虽有封域而未有是非；

(四) 是非出而道乃虧損。

昭文之鼓琴——美惡形而是非生。

昭文之不鼓琴——美惡內涵於琴。

琴只——琴之內涵美惡皆備，鼓之則美惡外顯，不鼓則物論齊一，鼓

之則是非多端。此段暢達齊物真義。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校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是非固執，爲求有成，物本無成，回映前段，無成與毀；意在「若是而可謂成，雖我亦成，若是而不可謂成，物與我皆無成。」故曰「終身無成。」

無「成」無「不成」，物論即齊一。

今且有言於此：而未知吾所謂之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單從「論」字說起：

(一) 未嘗有理論；

(二) 至有單純表達意義之理論；

(三)更有相反及第三者之理論；

(四)後乃卒無真理論；

最後純爲自私而假立理論。

莊子自言我亦有理論，惟獨對爭論者而設，本無私見，故雖有理論，等於無理論。

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無適焉，因是矣！

重提是非大小，一切理論，以相形而成。其實人生天地與萬物並育，皆與道合。一而已；因其一，而言論發始，言論既發生，乃有異議，而至繁複不盡。理論終不可窮，終不可以爲準。數自無而有，自一而三，進而至不可窮。畫八卦者一而二，而三，而重之，而成八數；而成六十四卦，而三百八十四爻，而周易止於此。何不可以再進再適，進不可

窮，適亦無盡，愈多更無一足以爲準，故無適焉，因之而任順其自然是矣。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即此意。

夫道未有始封……此謂之葆光。

夫道本無封界，而言論實無一定之標準，則各以其無標準之言論，各自成封界，而成是非，乃至不可勝舉。試舉其爭端之由，約有八類（八德）伸展而至無窮。聖人知其糾紛，故對於世外之事，僅存其言，而不設論；對世間之事，僅論述之，而不批評。春秋經歷世事，說先王之行動，聖人僅依所經歷而批評，有非之者亦不與辯，知所謂理論本無標準也。要將這是非分辯，愈複雜愈不能盡，永無絕對之真理；故無論何事，不走極端之理論，則諸理並存，真理即在其內，即謂之葆光，即大道之所在。

故昔者堯問於舜曰……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

此言是非之見深，不能容物者，未見大道。

齧缺問乎王倪曰……吾惡乎知之。

所問「知」與「不知」，謂知其如此，或不知其如此。但所謂如此，未必卽如此，故知卽等於不知，故皆稱不知，此明大道無稱。（王注）雖然試嘗言之……吾惡能知其辯？（王注）蓋其言，而不物不同其性，人不同其立場，各爲自身，而成其是非好惡，而成其不同之理論；燄然殼亂，天下既無正色，無正味，故無正辯。（王注）吾自齧缺曰：子不知利害……而况利害之端乎！

以至人喻大道，只是極贊，大道不滅。

翟鵠子問於長梧子曰……吾子以爲奚若？

翟鵠子問於長梧子曰……吾子以爲奚若？

設爲孔子弟子（瞿鵠）向道家師（長梧子）設問，述道家之言於其師（孔子）「聖人不從事於務……而遊乎塵埃之外」而述孔子反對其言，欲於道家師前誇讚道家，以取悅於長梧。

長梧子曰……而以是相蘊。

其論高，黃帝且惑；孔子固不能知，汝（瞿鵠）自以爲知，亦言之過早。

予惡知說生之非惑耶……是旦暮遇之也。

愛生惡死，人之常情，而生死之見尙不同如此；好惡尙不得其眞，何況其他。

既使我與若辯矣……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

一立於爭辯之地，則任何一方面皆各私所見，無一可正其是非；復使任

何第三者加入，又一新成見，或一偏袒，亦無可正其是非；故只能以曼衍囫圠了之。不爭不辯，任其自然。

罔兩問景全段。

此言事物理論，一切變化，各因外力，互相牽引，俱各不由自主，故本無正理，故無眞是非。

昔者莊周夢爲蝴蝶全段。

此結段，證人生性命卽寄托之處，尙無真正之是非，何況其他。

臺島旅行片斷——一九五八年

莫蔭祝

日月潭之遊

……在這次整個行程中，足跡所及的名勝，最能使我留戀而朝夕繫懷的，便是那深處重山萬壑中的日月潭。在我認為：蘇花公路覓山臨海，蜿蜒於太平洋西岸的削壁懸崖間，景色雖然奇偉，但因過甚驚險，有東坡「凜乎不可留」之意，故而欣賞與惕息交戰；阿里山呢，高矗雲霄，到處奇花異木，而日出雲海之勝，更不易見，登泰山觀日出，想也不過如此，卻嫌寒氣浸骨，不易抵受；關子嶺山明水秀，而苦於往來徒步；大貝湖風光旖旎，又失於人工修飾過多；只有日月潭溫度宜人，富

有南國韻味，加以充滿了原始的純樸渾厚大自然氣息，有山有水，亦仁亦智，雄偉柔媚，兼而有之；這種種，依我來說，是最妥貼不過的。「閒臨斷岸觀潭水，醉坐繁陰聽杵音」。兩句無名氏之聯語，正是她恬靜風光的好寫照，她的美是內蘊的；須待你去耐心發掘，仔細體會，才可領略得到。她的清幽、秀麗、安詳、比起馬來亞的自然風光，如太平湖、丹絨武雅、波德申……等，更易引人入勝。

是四月十七日的上午。經過了三小時迂迴崎嶇的山路，超越了無數的急坡緩流，在龐然大物的公路汽車裏，我們從臺中市到達了目的地。當我們第一眼望到了那久已心馳神往的日月潭，便不禁異口同聲「嘩！」的一陣騷動，大家都為她的綽約風采所吸引、迷惑，而把剛才半途拋錨與沿路黃塵撲面之苦都忘掉了，十多天來長途跋涉的倦容，也一掃

而光。我呢，更如遊子歸家，重見親娘慈容的一般雀躍。

旅行團全班六十二人，分成三批先後抵步，我們是第二批。當我們把行李安放在事先訂租的明潭旅社後，時間已是下午一時多。午餐時，面眺潭景，早已心飛潭上。胡亂裏腹之後，便與三兩位同好者搶先到潭邊去。

臨岸流覽，映在我們眼前的，是一幅偉大創作者的絕妙山水畫：遠處環抱着林木葱鬱的峯巒，蒼翠欲滴，如紗的煙靄遮掩下，層次分明，顯得氣象萬千，雄偉壯觀；對岸林木蕭疏的一角，便是高山族的人家所在，若隱若現地，正如童話中幻想的境界；這一切景象，包括遠山、林木、如紗的煙靄，遠處的人家等，都投影在廣闊浩瀚碧綠如鏡的潭水中，更是撲朔迷離，輝映成趣；薰風過處，微波綴綾，一二扁舟點綴其

間，詩意盎然。「畫不離詩，詩不離畫，詩中有畫，畫中有詩。」一點也不錯。

我們被引誘了，泛舟逸興，醉然勾起。爲了減少強烈陽光的威脅，我與兩位同學各買了一頂土製的竹笠戴上，馬上換來了一陣陣笑聲，夾着了齊聲讚美：「好一隊摩登的漁夫！」經他們這麼一說，我卻發生一種遐想：在這優美的境域中，輕舟一葉，垂釣潭心，晨昏作息於山明水秀之間，其中樂趣，正復不淺。於是，我與其他三四隻小舟結伴搖進了這幅大圖畫中。處身這鬼斧神工的仙境裏，悠然自得，仰觀白雲蒼狗，深切地體念到生的滋味；偶而俯視潭中，清澈幽邃，白雲蒼狗之變幻，卻在海天潭影間上演；雙槳落處，漣漪旖旎，都市囂嘒雜念，隨着陣陣切合節拍的款乃聲中，煙消雲散，真有置身物外之快感。

船至潭中光華島，各乘舟登岸，飛奔陵陸最高處；頂上平坦，臘有部份建築物的殘址，大概是日治時代戰火後的遺跡；四面松樹環蔭，清風徐來，精神為之一振。環顧四周，潭水碧澄，要不是領隊的彭教授事前禁上，我真要風零浴沂，玩個痛快了。為了留個日後的回味，我與幾位同學在此拍了好幾張照片。

我們又重蕩小舟到對岸去，循石道拾級而上，到達清靜幽雅的玄光寺——這是戰後由日本奉回三藏法師骨灰塔安放之處。登臨一望，水光山色，盡收眼底。踱進玄光寺內，佛龕之下得見玄奘寶塔真貌，頓起肅然之敬。遊瞻既罷，已出寺門，忽若有所感召，返身重入，居然拈香參拜，并卜前途，竟然影響同伴，相繼仿效。雖說我是一個佛學會會員，入廟燒香和問占的近乎迷信之舉，這還是破天荒第一次，以何因緣為法

力驅使，這令我茫然。

我們上了小船，回到旅社，洗澡、進餐，已是傍晚時分，爲了再求片刻的依戀，再租小船泛入潭心。此時，黝黑的羣山，襯托着淡藍的穹蒼，西天一角，落日的餘輝把幾片薄霞渲染成金黃赤紫，彩色繽紛，反映在潭面，平添奇景。我們真不禁在這美妙的懷抱中陶醉了，心曠神怡，飄飄然有登仙意；我們儘情歡樂，吹口琴的、縱聲歌唱的、放懷大笑的都有，直至夜幕低垂，才盡興而歸。

至深夜，我仍戀戀不捨，靠着旅社的窗戶，遠眺潭中靜夜的景色：羣山只剩下一個依稀可辨的模糊輪廓，漆黑的潭面，幾點淡黃色的反映燈光，正在蕩漾閃爍，使人疑作太空投影的幾點星星；伴着四周衝破靜夜的唧唧蟲聲，微茫交織，如夢如幻。

爲了貪眠，一睡起牀，已紅日高照，致使失去了欣賞名潭晨景的機緣，遺憾非常。

早餐後，結伴至享譽遐邇的涵碧樓。這是一座相當講究的日式旅館，高據在潭邊一座高崗上，建築堂皇，地點清幽。

八時正，全體搭大型遊艇，渡向對岸高山族聚居的「化蕃社」。到達目的地，由竹筏製成的浮橋碼頭下船，踏上一段小圓石砌成的小徑，便望見「化蕃社」的全貌，只見茅簷櫛比鱗次，雞犬不驚，好一片寧靜氣氛，真個是「世外桃源」。才到村門，一位穿着五色斑斕、服裝奇異的高山族女郎領先嚮導入村，迎面一個粗陋的木製牌坊，寫着一副不知作者姓名的聯語，正是那「閒臨斷岸觀潭水，醉坐繁陰聽杵音」，我覺得它含義很好，便順手記錄下來。

同學們三三兩兩結伴而行，化裝高山族拍紀念照的、買土製手工作品的、與山族聊天的，各憑自己的愛好而自由分散。十時正，約請山族在毛家花園內的一片空場上，舉行歌舞表演；於是杵聲、山歌聲，此唱彼和，加上粗獷而簡單的原始舞步、斑駁燦爛的服色，耳目之娛，美不勝收。

十一時正，遊興已盡，我們便折返遊艇，繞道而經文武廟山下，因時間關係，不曾前往參觀。回到了旅社，收拾好行李，登上公路汽車，便與日月潭告別了。

爲紀念此次遊蹤，我順着那聯語，寫成了七言絕詩二首：

(一)

閒臨斷岸觀潭水
誰復題詩付荒族
醉坐繁陰聽杵歌
明湖雙槳映晴波

(二)

蓬萊勝境因緣遇
願逐漁樵看山水

此別瑤池意若何
吾生無復見兵戈

遺簪恨憶二篇序分

陳季

荏苒逾歲矣。讀悠悠生死別經年之句。曩使吾復爲昔日之我。將若何。今吾之已覺未覺。則何能知。唯日讀梵典。塵勞擾擾。之所謂悲。所謂喜者。似已無所動於中。則花落人亡。更何依戀。是吾之與簪。從無始來。異熟一切。爲恩爲怨。兩相知乎。華嚴偈曰。

譬如駛水流。流流無絕時。二俱不相知。諸法亦如是。
亦如明燈炎。炎炎不暫停。二俱不相知。諸法亦如是。
亦如長風起。鼓拂生動勢。二俱不相知。諸法亦如是。
亦如深廣地。展轉相依住。二俱不相知。諸法亦如是。
又曰。眼耳鼻舌身。心意諸情根。其性悉空寂。虛妄無真實。是身

命之相隨順。譬如旋火成輪。前滅後繼。雖展轉相因。而兩不相知。則凡諸世間法。所種諸情根。孰所謂深恩極愛。生死變滅。殆無異相。終不相知乎。吾之於簪。將何望其再來。更何冀於來世。徒使夙業隨身。愛緣糾結耶。顧吾生何來。吾將參之。吾將證之。迷妄如吾。未能遂得大解脫。固謂兩或不相知。云何論師。昔有斯頌。若如來說。

雖復經百劫。而業常不失。得因緣和合。爾時果報熟。

其喻如以紫鎧汁。染彼摩登隆伽樹。業亦常不失。花果中赤穢。則疑吾之憶簪。而不能自己者。應爲歷劫之過去業。故曰。若人誦讀。久時憶念。後時何處。憶念心生。又曰。初心既滅。後時何處。有心生起。今吾重有是篇。吾心殆其未滅而復憶念。其亦如赤穢之拘椽歟。或亘未來萬憶劫而猶未磨滅。則赤穢拘椽其終爲赤穢歟。

呂碧城傳

陳季

呂碧城，字聖因，號智曼，安徽旌德人。家有長恩精舍，藏書三萬卷；淵源所自，故姊妹三人，並擅文藻。長曰惠如，與碧城均事韻律；碧城尤穎異，於倚聲一道，秀特獨出。稍長，學識文章，超越儕侶，年未二十，固已蜚聲京國。清末，袁世凱以梟雄之姿，煊赫政壇，統軍權，興武備，總持教育，提倡女學；見碧城，詫爲國士，即授任天津女學總教，繼擢北洋女師校長，在京先後主持各報筆政。碧城於文事，造詣最深者，其爲宋詞。當代詞人，讀碧城所作，咸謂女子能詞，足上企李易安者，唯碧城；而樊樊山所謂漱玉尤當避席，斷腸勿論者也。辛亥之役，袁任大總統，乙卯，謀稱帝，翌年改元洪憲。蔡鍔義軍興，袁憂

憤死，碧城有黨袁之嫌。呂雖女詞人，僅以養育才爲務，終不免爲狹迫輩齒冷。民七出國，留學美國哥倫比大學；學成返國，以政局扞格，民十六，復出國赴歐。在歐時，值國際保生會在奧京維也納召集國際代表大會，敦請碧城蒞會演講；在會者二十五國公使，代表五千餘人，咸爲感動，各都市報章，爭先刊佈演辭；時公曆一九二九年，民國十八年也。碧城自茲益譽貫瀛陸，事詳碧城所作歐美之光中。自居歐，民十七至二十間，嘗寓居瑞士雪山中。碧城初以心境不豫，徘徊歐陸，無東歸意，繼因聶雲台等函勸，姑遄返故國，乃移情契經，旦夕從事佛典纂譯，不與世事。自昔夙具慧根者，不滿於現實，此妙解無爲之地，本爲古今才士最後同趣之途徑，況以一女子如碧城者，雖非風雲人物，而瓊姿綺思，散芳飛英，其有不虞之譽，乃有求全之毀，進退周旋間，荆棘

載途矣！碧城富道義感，而無政治熱，革命女俠秋瑾，碧城至交，清末丁未，徐錫麟皖城之獄，秋瑾殉義，軒亭口遭刑之日，莫敢收屍，而碧城能冒不測，偷葬其友，嗣後始爲徐自華吳芝瑛等營墓西冷；則碧城風義，實有大過人者。返顧庚子，下逮民初，國變頻仍，爰及家難，碧城之所遭遇，哀音所寄，我蓼終天，秋風蕡豆，不聞穠晉，孑然一身矣！抑者，人非子駿，身異揚雄，美新無文，辟靂未治，而蜃樓一現之洪憲，亦足成碧城半生垢累，蓋亦謳耳！民十，碧城所刊信芳詞計二卷；至廿六年，又成二卷，合刊爲曉珠詞；後復有雪繪詞。碧城雅知音律，所作詞，都能當行出色，風格淵源，殆在片玉夢窗間，故能富艷精工，鉤勒高妙，其有繁麗獨到之處，雖雕續眩目，實有靈氣行乎其間；論其妝格，以近襯情物，融今入古，如注楹梓於尊彝，古色今香，饒氣

韻，殆非時下詞人所能詣。亦長於詩，惜爲詞掩。碧城於民廿六，經星返歐，以後來往歐美間，至第二次大戰起，始經美洲返香港，所謂狐死首邱也。民卅二年一月廿四日，病終。遺命火化，以骨灰和麵爲丸，投諸海中。噫！



書牘

(一)

陳季

廷輝學弟：得三月廿七日書，喟然，多日擱置。

說文選基，謂只給初學字學入門最簡括之基本。欲通小學，必先經許書，許氏錯誤雖多，彼只祖述東漢相沿以前學人之解說。字非天成，本屬人隨所便而出，筆劃依時代人事轉變，成時代新解；今學者不能以自己得甲骨之運幸，動譏殷後漢前。「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莊生所謂：非愚即誣也。

(二)

李廷輝

陳先生：先生誤會了，我并不是譏彈許氏，我也同意如要研究文字學，必須從說文解字入門；我的意思只想指出，我們不可泥於許氏之學。殷後漢前那一段時期的文字，亦即我特別關心的文字；因為康有為曾說古文是劉歆假造，現在劉歆的古文還存在的都在說文解字內，我現在要調查康有為究竟有沒有講大話。馬大圖書館有拓印的金文，但是不很多，目下我還不能割出時間去切實研究；現在所知的是似乎有很多古文都可能在鐘鼎彝器看到，但無證據的也有。王國維以為有古文這回事，是六國通用的文體，籀文則是古文的別體，是秦國使用的。想起來，我們華僑子弟真不幸，一世都未曾見過鐘鼎彝器這些中國文化可以傲視世界的。

東西。關於康說這個問題，亦望先生有所指示。

五九·四·十二·

(三)

黃松齡

陳先生：月前跟先生提出論詩的信，想早收覽。雖然，我所說的不外一個「信念」，不是精密的一篇論文，但也盼着先生對我意見之批評。

這秋盡時候，捲了幾日雨冰洋的寒流，花樹凋盡，暮雨朝煙，都是一片慘淡的色彩，很能使人敏感起來——心中眷注不少的鄉思與懷人的情緒。

(四)

黃松齡

陳先生敬覽：山中下着雨，非常的清幽。閑對着烤得紅紅的爐火，很有些故鄉遐想；然而，思家病此時無論如何做不成了。正如最近歸馬的朋友王君說：他來時並不難過，如今歸去，卻忍不住要灑幾點熱淚了。時間真是會跟人開玩笑的。

我在山中做工已五星期了；林中斬矮青、刈草、量樹、斬柴，是我
的工作。山裏空氣好，景物清幽；生活紀律化，終日勞動身手，正適於
鍛煉身體。可惜我下星期二就要回城去；但是，肌肉是比以前結實得
多。更使我快樂的，就是我現在竟有勞動的愛好。不是依然故我的，是
這一點作風的改變而已，值得告慰。

(五)

黃松齡

陳先生青覽：年假已開始兩星期多，散漫胡混過日，以前我有意思寫些見聞遊記之類散文，到此時無一點頭緒。不但寫作提不起興趣，甚且讀書都無恆心，又不會到各處名勝遊覽。每日作些無謂應酬、無味談話，參加些無謂集會，跟朋友看電影、跑數里路食一頓飯，終日熙熙攘攘，靜中思之，真覺苦惱不堪。

值得一告 先生的，只有兩件事：前幾晚我從城裏步行回 South Yau 經過「戰士紀念陵」前的園林，看有些團圓意的皎月，那初夏的長空沒有半絲雲影，只是一片淡淡的藍色的晴光，皎潔的月，使我心中

起了無名的激動。我想着跟我在一起的朋友，他們對於一些苦惱我、鼓舞我、鞭策着要我想、要我感到快樂或痛苦的事，都「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盡夷、希、微的能事。我想起道德經裏的嬰孩，若死灰孔德之容之悅兮忽兮，他們學（科學）不須絕而無憂，芸芸萬物，不須觀而能夠「昏昏悶悶」。我想起怡時讀書的樂趣；我想起溟社的朋友。回到家裏，我就寫了一首七律，付呈改正。

還有另外一件事，就是前天我偕朋友到 Yau 河一處上流划艇，正在傍晚時候，「依依柳絲」「碧水」「莫愁艇子」「草岸」「茜羅裙」，我想起先生以前說的盪舟西子湖，想起一些周姜詞，心中真萬分興奮，只可惜不曾學會唱詞，那空山流水中也沒有羌管菱歌，胸中喜氣也就無從發洩。……

(六)

蔡瑞宣

陳老師：回到南大的懷抱裏，首先聽到同學們所談及的就是關於畢業考的問題。自從評議會報告書發表後，各同學的向學心情，就此便打了折扣了。開學第二週的某日，在文學院我們見到了兩張標語，寫着「反對不合理的畢業考」，「支持學生會反對不合理的畢業考」。由此可見年底畢業的同學對於報告書的反應了。他們之會有此舉的原因是：學位既不承認，文憑不到手，參加畢業考與不參加是沒有分別的，既然如此，又何必多此一舉呢。（即參加畢業考）。接着於上星期五晚，畢業委員會於文學院禮堂召開了四年級畢業生各班級代表會議，以聽取各班級同學的意見。開會結果只有中文系（乙）班同學贊成畢業考，其餘皆一致

反對，學校當局是否答應同學們的要求呢？這便要下回分解了。

第一節上史記課便有習作了，題目是：史記載文類纂，這是要兩班同學分工合作的。每人負責一篇至兩篇不定，這種工作說它容易嗎是很容易的，說它難嗎也未嘗不難，這完全是技巧問題。吾被指定做張釋之馮唐列傳，在全篇中我只找到太史公曰中的語曰和書曰這兩句是載文，我把它歸入語類和書類。

(七)

李廷輝

陳先生：研究康南海的新學偽經考攬了我半年，現在雖然寫了一大堆筆記，但是還不敢撥編成書，因為未見糾正於大雅，不敢公之於世。曾與

王震先生談及這些考據問題，他老人家怕得要命，他是只講義理而不講考證的，我也怕這種死功夫，到最後或者會放棄也不定，攬了半載，連頭毛也脫落了幾百條。我對南海的研究分作三部分：（一）他的經學（只指考證學）；（二）他的哲學（主要部份）；（三）他的行事。現在已在做第二部，已讀了大同書、春秋董氏學（董仲舒的腦筋非常銳利）、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中庸注和長興學記。今日冒大雨往見李微塵先生，和他談得很投契，不只論康有為，世界政治、馬來亞政治等等都講到，發覺他的胸襟、志願、情態，爲人都與我一樣，所以兩次會面即成好友。……

（八）

蔡瑞宣

陳老師：不覺又到重陽登高節了；今天學校放假，學子們多數組織登高隊或野餐郊遊，以歡渡此一佳節。但我對郊遊不感興趣，故趁閒暇之時給老師覆信。

經過了許多的折衷辦法，畢業考之事總算給解決了。即全校各系均得考必修科中之三科（從今年所讀之必修科目中由各系主任選定三科，不過名義上雖如此說，實際上是由各系同學所決定的），今年如此，不知明年又有何變動了，我們正為此而擔心呢！

離騷已於上月杪講畢，余教授曾出「屈原與離騷」一題，叫我們習作；課間他曾朗誦離騷，在後半段他吟唱得很有感情，同學拍案叫絕。現正開始講授九歌，在我的想象中，九歌寫來比離騷更會引人入勝，師意以為如何？

一〇四

十月十日

(九)

周玉華

慧貞同學：我寫這信，是在到達PR後第二天的早晨，昨天我坐着同學的車一同來PR，一路上只見枯嶺青林，天無晴色，離家十分心痛，味帶「漂泊人生」。PR這間CM學校雖大不華，雖新不顯，風度二分似古廟祠堂。這裏說是近水地區，而我卻忍渴了幾個鐘頭，頭髮沒洗，也沒沖涼過，因為要用井水。校內有兩井，一清一濁，濁者不甚濁，清者又不算清，但四周孩童願來汲取清水。人說到鄉隨鄉，我不敢有半分嗔怪，反之野味必嘗。我的同學是去年師範畢業生，她父親曾做過本校校長，所以她對校長有理由特別刁蠻。任選的宿舍，美麗的單人牀，新的

蚊帳，房間四壁，油漆淡青，大椅寬椅，可略解我離家之悶，不止我不斷思家。半夜二時，我躡進蚊帳裏，一睡睡到快天明，發覺枕頭已跌下牀底。好笑一陣，又啜泣一頓，轉側幾回，索性起身。我的同學也被我開電燈喚醒，她說：新來的先生，你是教下午班的。原先我不願意，最後我想這樣到星期日晚可以留在怡保，可以到溟社聽譯書，我不覺跳了起來，連聲說「好」。慧貞，那晚黃秋先生給我照的照片好嗎？無論這張照片是怎樣的醜怪，是怎樣的美麗，我都要喜歡它，因為這是我一生以來最快樂、最悲酸、最慚愧時所照下來的。我永不忘……去年，我在智仁念英文書，和我同班有很多在育才念過高三的人，其中有會考幾科優等的，我很奇怪他們為甚麼不去念大學或去做教員，而願意念英文去呢？說到人類，真是一種很微小的動物，你且看，他們空身到世上

來，未有帶來半分人間所有的金錢、功名、名利。世上所有不屬於我，我何敢去爭來。既知空身來去，因無「得」「失」之感。望慧貞努力。請你代我問候先生及所有的同學。我現在正在打聽着……

(十)

李廷輝

先生：很久沒有問候了，近況怎樣？

我平日空閒的時候，都是在研究哲學與歷史。近日有一個學生從彌陀學院帶來很多佛書送給我，但是多半都是今人論說的文學，而不是經藏，內中有一部慈航上人的全集（可惜不全），很喜愛它。此處的佛教組織很活躍，法師居士都多，其中好的也不少。先生看廣洽法師如何？他好像前時曾在此處宣教；他的好友弘一法師，也本想到此弘法，

但可怕未能實行，即已往生去了。

王震老師著有一本易經象數，要我替他譯成英文，我對此門完全外行，三番幾次推辭不敢擔承，但是他老人家偏不肯放過，真是無可奈何。現在還擋在桌子上，未曾動筆。我想：無論如何我是沒有法子承當這份差事的，更何況我自己的「歷史哲學」正在攬得不亦樂乎，怎樣可以抽出時間來去研究易經？王先生自從離開馬大以後，兩年來完全沒有工作做，他現在要和吳再炎在星開辦一間國學研究院。

結識了人生雜誌的編輯王道，王道是王震先生的弟子，上個月來南洋遊覽，大概現在還未曾回香港去。王道的詩可觀，但是哲學卻零星落索，沒有系統，不似他自家老師。急於成名者常常有此現象。

康學的研究又暫時撇下，有兩個月沒有去拜訪過李微塵先生了。這

是の大毛病，攬一樣東西未到底，看見其他新奇惹目的事，便立刻丟了舊的去幹新的。

松齡與我都沒有寫詩，無刺激也。

